

學障兄弟台升大 「不是讀不到，要慢慢讀」

港融合教策欠支援似「地獄」轉戰寶島如回「人間」

關注 SEN 系列

編者的話
去年文憑試，曾芷君跨越視覺、聽覺、觸覺障礙，用嘴唇「吻」出3科5**級佳績，說明特殊學習需要（SEN）學生也能發揮所長，故事震撼每個香港人。

然而芷君的例子畢竟是極少數，在本地教育制度的條條框框、各項支援的斷斷續續中，每年都有不少SEN學生，縱使用心讀書，仍陷於困境中難有成就；老師背負着重工作，想盡力教導卻未能全身投入。

本報將一連3集，從SEN學生的學習歷程、前線融合教育老師實況、SEN學生成績分析等，將他們面對的問題一一帶出，讓大家看見，香港除了有自強自立的芷君之外，還有很多很多需要我們關注的SEN學生。



■在香港升學無望的劉建勳，到了台灣卻有了讀大學的機會。劉太與他手持的書本，正是其大學畢業紀念冊。

台院校對SEN生支援

1. 課後輔導
2. 如教授沒有發筆記，可直接向其索取
3. 上課錄音
4. 個別考場、放大試卷、考試加時（如有需要）
5. 以額外的報告或作業，又或者個別進行口試，取代考試或加分
6. 有同學幫忙抄筆記
7. 提供教育輔助器材及無障礙環境
8. 復健服務、家庭支持服務
9. 提供交通工具予無法自行上下學者；確有困難提供者，補助其交通費

資料來源：
台灣《特殊教育法》、受訪者製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情）英文，是香港學生都要面對的第二語言，但對於有着特殊學習障礙（SLD）的劉建勳及劉建城兄弟而言，它是學習的「減速魔咒」，總要讓他們多花幾倍時間和心力，才可取得一般人成果。在香港欠缺足夠支援的融合教育政策及制度下，他們雖可升班，卻難以再進一步，公開試及大學的門檻更是他們跨不過的一道牆。環境轉換至台灣，「地獄」亦瞬間變成「人間」，在這裡，他們有着各式各樣的支援，可以升讀大學，發展所長。建勳表示：「我們不是讀不到書，只是我們要慢慢讀」。

回憶一直以來的學習歷程，建勳表示，從小學起已發現英文特別「無天份」，「大約四年級開始，我就會在測驗考試前，天天都用一整個下午去做英文練習，但最後都不合格，只考到40分、50分。後來就沒有再溫習，因為知道讀下去都沒有用」。

英文讀寫障礙 生字難入腦

直至後來劉媽媽帶他做評估，才發現他有SLD，是讀寫障礙的一種。要將一個詞語記入腦海已經不易，面對一篇英文文章，建勳覺得大難臨頭，「像『Apple』是蘋果，我當然知道，但連成一篇文章的時候，我就會覺得很難理解。其實我慢慢學是可以學會的，但真的要比別人花上幾倍時間」。

他們曾經尋求過不同幫助，到過大學舉辦的改善學習和人際技巧課程，也去過教育局的免費課堂。劉太苦笑表示，前者太貴，自己無力負擔；後者一天才教幾個字，去了也沒有用。

列特殊學需 老師無支援

雖然SLD於2002年被納入為特殊學習需要（SEN,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內，教育當局會就此為學校提供相關融合教育資助，但建勳的學習生活並無大改變，他表示，中學時老師並沒作特別支援。無論英文成績如何也能一直升班，到最後因會考成績不理想而離校，只能自己想出路。

其後建勳讀過毅進課程，但感覺和中學的情況差不多；又讀過職訓局的中專文憑課程，雖然獲較多支援，但他心底依然想有着「大學夢」。於是他再重讀中學，更成功考上台灣的中國文化大學國術系，現在已畢業。雖然建勳在台灣獲評估為「一般學生」，未獲額外支援，但當地大學英文科並不採劃一標準，而是設有4個層次讓學生按能力修讀，英文亦因此不再是他的障礙。

資優弟不擅英文 嘆「此處不留人」

弟弟建城比他幸運，雖然同樣不擅英文，但邏輯方面卻屬資優。考過2次會考，用英文考數學，只有D；用中文考，就有B。用英文考地理，只有U；用中文考，就有D。劉媽媽無奈指：「可見他不是沒能力，只是用英文才做不到，但我們是否因為他英文一科去否定他呢？」但殘酷的現實是，香港確是「此處不留人」，建城最終也是到了台灣，才能升讀大學，現於中央大學修讀大氣科學系。由於建城在台灣取得SEN學生資格，其待遇獲大大提升，上課可以錄音、有人幫忙抄筆記、考試有特別安排（見另稿），這些都是香港難得一見的支援。

「如果跟香港這一套，我一定不能讀大學。」建勳明白，作為SEN學生，學習上就是會遇到困難，「我並不是要求它調低門檻、降低成績要求讓我們進去，我們需要的是學習、發揮的空間，但在香港沒有這樣的空間給我們」。

同患讀障母 成SEN界「補習天王」

感同身受

大家可能會認為，有讀寫障礙的人幾乎可以和「不是讀書材料」劃上等號，但與兒子同屬讀寫障礙的劉太，卻原來是SEN界的「補習名師」。她雖然同樣不擅英文，但於數學和普通話方面則有一定底子；另也由於深知SEN學生的需要，再加上教導2個兒子的經驗，所以她更成為「SEN教學專家」。「我曾經有學生，在全級120人中，數學考全級60名，我教完之後，就考到20名。」她得意又欣喜地說道。

興趣班價貴 慳錢親「下場」

劉太之所以會替人補習，一開始其實只是為了自己家庭所需。由於坊間普通話的興趣班費用頗高，曾到台灣讀書的劉太為了「學以致用」以及節省金錢，就自己教2個兒子普通話，另外還有自己較為擅長的數學。其後有家長知道她「會教書」，就把自己的SEN子女送去補習，除了讀寫障礙，還教過自閉症的學生。

一般而言，SEN學生都需要更多支援，無奈多數的人都不懂得該如何輔導，在香港的教育制度下，SEN學生的學習，就像是一個「惡性循環」。劉太表示：「學校老師很難照顧到他們。他們一落後，自己也沒有太大學習的意慾。」於是，SEN學生往往成為「邊緣學生」，學校鑑於留班對提升SEN生的成績沒有作用，會讓他們照樣升班，於是學習的內容難度更高，學生就落後更多。

老師耐心關心 SEN生也做得好

「不過，只要老師有耐心，肯定他們的努力，他們也可以讀得好。」劉太表示，曾有無心向學的自閉症學生，由於收到她一張貼紙的小獎勵，第二天竟然自發做練習，連其父母都感到驚訝，「雖然如此，這樣的補習只是幫他們加一加油，之後一回到正常課堂（動力）還是很快耗盡」。

■記者 歐陽文情

港缺法例欠指引 無機會展所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情）融合教育在香港推行十多年，雖然本港有學習支援津貼，卻未能像台灣般有一套完整的法例，有指定的規則去做教學安排，再加上部分社會人士的目光，更令這些SEN學生前路難行。劉太及建勳無奈表示：「每個人都應該有可以學習的機會，不一定要讀大學，但要讓我們有機會發展自己的專長，但沒有人告訴我們，我們應該如何走這條路。」

障礙看不見 容易被忽略

說起融合教育，作為特殊學習障礙協會倡議小組召集人的劉太坦言香港和台灣大有不同。劉太指，台灣有《特殊教育法》及《身心障礙保護法》去保障SEN學生的權益，香港則無此法例，故缺乏「個別教育計劃」此類支援。此外，不同於肢體殘障、視障和聽障，讀寫障礙、情緒問題是「看不見的障礙」，劉太坦言，這亦令他們容易被忽略。

建勳亦表示，像他這類的SEN學生只是學習有困難，並不等於能力不達標，國術系畢業的建勳，就有着「C級國術教練證」的資歷，「我有朋友一樣英文有障礙，但他現在跟外國人做事，亦沒有問題。另一個有讀寫障礙的朋友，還在美國讀書，做了學生會會長。」

「為何教育模式不能更彈性？」

劉太反問為何香港的教育模式不能更有彈性，「其實像我兒子這類型只是英文不好的，即使學校要讓他升班，為何不能讓他們「走班房」，英文科與低一兩個年級的同學一起上課？這樣起碼他們能學到適合自己程度的東西」。現時香港少數族裔生可於較易的GCE中文科考試，劉太亦期望，SEN學生亦可有類似待遇，以免他們只因某方面不達標而被拒諸升學門外。

霧海中的仁大 那盞引路明燈

霧海中的仁大 那盞引路明燈

樹仁大學屹立於寶馬山上，每年春季，乍暖還寒，有時更會瀰漫着一片春霧；大學在霧海之中若隱若現，白霧茫茫，若獨個兒走在慧翠道上，偶爾也感到茫然。今年三月，慧翠道往昔如年，時而薄薄春霧，時而如絲細雨；但一路走來卻顯得格外淒迷。因為我們的鍾校長離去了。

政府促改制 鍾校長堅持

跟樹仁結緣於1988年，那年我入讀了樹仁學院新聞系。記憶所及，當時政府正要求樹仁把大學四年制改為三年制。但是，鍾校長堅持四年制才是大學體制，我們自然認同鍾校長的看法，那些年我們曾浩浩蕩蕩參加過反對四改三的遊行。往事歷歷在目，驀然回首，已是二十多個年頭。

我們對鍾校長的印象，乃凡事親力親為，視校務為己任。她是一位務實見幹勁的校長，也是一位親和的長輩。若在校園某個角落遇上她，我們跟她點頭問好，她也會點頭示意。每次看見她，總有事忙，好不辛苦，但也幹勁過人；因此，偶然看到她的身影，總感覺到教育事業不易為，春風化雨，確是百年樹人。

鼓勵學生走出課堂

她對學生活動素來支持，鼓勵我們走出課堂，參與不同的活動；我經常在圖書館中遇上她，她十分關心圖書館的置書安排，畢竟圖書館是一所大學的腦中樞，今天大學圖書館跟當年比較，當然不可同日而語，猶見當年，如今的規模已是得來不易。

相信過去不少樹仁同學跟我一樣，完成四年學業，畢業後順理成章地投身相關行業。我修讀新聞學系，其後能在媒體行業工作，機會還是因樹仁之名，至少樹仁提供了可貴的人脈關係，一代又一代的師兄師姐，在職場上指點迷津，功不可沒。但是，說來說去，還是鍾校長的恩澤，她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讀書的機會，以及一個可貴的職場機會。

學術評審滿信心 囑大家平常心

十多年前，當時的樹仁學院各學系先後參與學術評審，我有幸參與其中，當時鍾校長跟我們說，她是信心滿滿的，但亦寄語我們，不要背上沉重的壓力，大家盡力而為，學院自有其發展軌跡，平常心才是上策。但真正承受着壓力的，其實是她自己。今天，各系不但頒發學位，學院亦正名為大學，回首從創校至今，悠悠逾四十載，成就不易，鍾校長當然居功至偉，其成就也是香港高等教育的一個里程碑。

從樹仁學院到今天的樹仁大學，這所學府能夠發展下來，鍾校長作為旗手，一直是引路明燈。縱然淒風驟雨中，仍能螢光走路。鍾校長離去了，我們作為後輩和舊生，不可忘情之餘，也得盡其綿力以做好本分。追遠之心，沒齒難忘。

■1992年畢業生，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林援森（標題與小題為編者所加）

獻力母校40載 韋永庚：港大無壞人



■411位港大教職員獲頒長期服務獎，與徐立之（左八）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周偉立稱，最難忘的是擔任10年舍監，與宿舍內110位學生打成一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在港大服務達40年的韋永庚指，一眾友好同事相處融洽，令他最難忘、不捨。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徐立之指，今年新增設15年長期服務獎，感謝各人對港大的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香港大學昨日舉行長期服務獎頒授典禮，由校長徐立之頒授獎項，以表揚411位服務港大15年或以上的員工，當中包括在港大畢業、在港大任職40年的教務長韋永庚。他指早年曾被其他院校「挖角」，最後因不捨得母校，遂打消離職念頭；明年年屆65歲的他退休在即，他笑言最難忘的就是一眾相處融洽的同事，同時亦不忘多謝港大「幫我養活佢」。

難忘母校感情 回絕他校「挖角」

當徐立之頒授獎項予韋永庚時，全場歡呼拍掌，不少在場的嘉賓更站立起來，感謝韋永庚對港大40年的貢獻。韋由1972年在港大畢業後，曾分別於紗廠及銀行工作半年，後到港大工作。這40年間，他指最難忘一眾友好的同事，「港大沒有壞人，個個都是好人，只是有些人較好，有些無咁好」。正因對母校感情深厚，就算有院校欲「挖角」，他都最終亦回絕了。

他又分享了任內的一些小故事，例如早年有內地生到港大面試，他發現有學生的筆試成績非常高分，但口試卻無法流暢表達，令他大感詫異。經查證後，他發現該名來自內地農村學校的學生，因學校未有教授英語口語，學生只能死記硬背詞語及文法。港大擔心該學生無法跟上學習進度，未有取錄。另亦有家長向他哭訴女兒無被港大取錄，擾攘一輪後，卻發現該女生根本無報讀港大，令他啼笑皆非。

談及工作上曾遇上的困難，他指「八一八事件」令他上了寶貴的一課，雖然事件反映校方的政治敏感度不足，但學校並無做錯，只是在安排上有改善的地方，對他而言亦不算是遺憾。他又透露，明年退休後，會休息一段時間，再考慮做義工或到其他機構工作。

周偉立做舍監 教學生揀女友

至於1992年加入港大的學生事務長周偉立則獲15年長期服務獎，他稱最難忘的是擔任了10年舍監，與宿舍內110位學生打成一片。他笑指，有學生失戀或「揀」女朋友有困難都會向他請教，相處過程充滿歡笑聲。周偉立亦兼任港大心理學系副教授，他指懷念以往教書、研究的日子，不過以前的實驗室現已拆卸，即使重返教書行列也需籌備一段時間。